



东北抗日英杰传记文学丛书

坚贞不屈的 赵一曼

胡世宗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热情洋溢的抒情笔调，记述了赵一曼光辉的人生道路。写了她从反抗封建礼教、谋求自身解放开始，在党的教导下，冲破封建罗网，成为本阶级叛逆，踏上革命的道路；写了她在大革命旋涡里，在激烈、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努力学习，勇于摔打，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写了她同敌人进行地下斗争和公开斗争的艰险遭遇及其勇气和智慧；写了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和爱情生活；写了她服从革命需要，回国后从事群众工作，组织武装斗争，负伤被俘，坚贞不屈，教育和争取看守她的警察和护理她的护士一同逃离虎口而又重落魔掌的曲折经历，写了她最后大义凛然地走上刑场……

东北抗日英杰传记文学丛书编委会

顾问：谭 译

主编：王瑞起

编委：崔亚斌 马兆政 王希亮 洪 钧
赵素芬 王鸿宾 胡世宗 李藕堂
蒋世贤 金明凯 崔玉平 杨春青
刘丽菲 王瑞起

东北抗日英杰传记文学丛书书目

铁骨丹心杨靖宇	蒋世贤等
威震北满的赵尚志	崔亚斌
抗联名将周保中	赵素芬
英灵永存的关向应	李藕堂等
智勇双全的李兆麟	崔亚斌
虎胆英雄马占山	王鸿宾等
大义凛然的黄显声	严 锋
勇赴国难的王德林	王希亮
神枪司令邓铁梅	马兆政等
血浪沸腾的金剑啸	洪 钧
微笑生死的陈翰章	马 欢
坚贞不屈的赵一曼	胡世宗

目 录

第一章	最后的时刻·····	1
第二章	倔强的童年·····	5
第三章	火种·····	12
第四章	冲出牢笼·····	20
第五章	学运风波·····	30
第六章	反“仇油”斗争·····	36
第七章	军校生涯·····	47
第八章	在列宁的故乡·····	51
第九章	艰难的奇遇·····	55
第十章	夜幕下的哈尔滨·····	59
第十一章	“瘦李”·····	67
第十二章	女政协委员·····	75
第十三章	被俘以后·····	82
第十四章	酷刑·····	88
第十五章	特殊的战场·····	92
第十六章	雨夜出逃·····	103
第十七章	遗书示儿·····	114
第十八章	红旗歌·····	121
后 记	·····	125

第一章 最后的时刻

这是北方酷暑的日子。这是距哈尔滨不很远的一个叫珠河的县镇。

一大早，天麻麻亮，穷苦的中国百姓就被日伪军警吆喝到大街上。有的干苦力活儿干到后半夜还未睡醒；有的老人捂着胸口窝儿；有的妇女怀抱着吃奶的孩子……人们心里憋着气，嘴上不敢言声，憔悴的脸上那一双双眼睛里隐隐地闪着怒火。

马蹄与车轮践踏、碾轧在石板路上的混和声响，夹杂着军警的吼叫声，由远而近传来，马车在中间，军警在两边。大杆儿枪上的刺刀在薄薄的晨曦里发出疹人的寒光。马车上稻草堆里侧依着一个人，一个女人。

她是谁？那个被戴着手铐、锁着脚镣、紧紧捆绑着的女子是谁？人群轻轻拥动着。天太暗，个个都睁大眼睛，想看个仔细，看个究竟。

马车在军警的吼叫声中继续前行。近了，近了，看清楚了。这女子30左右岁的样子，短发，椭圆脸，那张脸苍白而美丽。明显被多次鞭打过的衣衫已经很破烂。这里，那里，透出一条条血痕。

许是车子颠簸得厉害，许是军警疯狂的吼叫，许是身体剧

烈的伤痛，许是路两边的群众与她心灵的感应，她猛然醒来了，醒来了。

这是在哪儿？这是去何处？这女子忽地坐起来，坐直了身子。晨风吹拂着她那连着许多天没有梳理过的秀发和她那染着血迹的破烂的衣襟。她看到了她熟悉的房屋、熟悉的树木、熟悉的街道和虽然叫不出姓名，甚至也没有见过面的熟悉的乡亲，内心一阵热流涌过。珠河啊，是她熟悉的地方，是她战斗过的地方啊！

3年前的一个春日，她受省委指派，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县委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身份到抗日游击区开展工作。以后又被任命为活动在这一带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

她就是赫赫有名的赵一曼。

一个南方女子，克服了数不清的障碍，同这片土地上的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发生了骨肉般不可分割的联系，她在这片土地上同日本侵略者斗勇、斗智，狠狠地打击了这群嗜血的豺狼。她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她在这片土地上声名大振。敌伪报纸曾刊出《“共匪女首领”赵一曼，手使双枪，红装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并悬重赏捉拿她。抗日的群众和抗日的战士对她十分地敬佩拥戴，而敌人则对她咬牙切齿，甚至闻其威名而魂飞胆丧。

如今她落入了豺狼之手。

马车继续晃晃悠悠前行。马蹄声、车轮声、军警的吼叫声继续混合地响着。

一曼昂然抬起了头。她想用手拢拢被风吹乱了的头发，想用手抚摩一下流血的伤口，可是办不到，她的双手被戴着手铐，双臂也被紧紧捆绑着。她清楚：最后的日子、最后的时刻到

了。凶狠又狡猾的敌人，软的硬的各种招数都使尽了，没料到赵一曼这个看似柔弱如水的女子，竟然坚强得如同一块不可随意扭曲的钢铁。敌人的如意算盘被打得粉碎。敌人恼羞成怒：既然征服不了她的意志，那么只好消灭她的肉体了。

遍体鳞伤、被捆绑着的一曼，对敌人仍有巨大的威慑力。那两边全副武装的军警，时而怒视路旁的群众，时而惊恐地瞥一眼车上的一曼，仿佛车上拉的不是一个女犯人，而是拉了一车炸药。

敌人可谓用心良苦哇！要杀要砍本来可以在哈尔滨进行，公开的，秘密的，他们残害了多少抗日志士和普通百姓啊！偏偏要把一曼押解到珠河，要在她轰轰烈烈进行抗日活动的地区处决她，要在熟悉她、热爱她的中国老百姓眼里消灭她。这是要拿她“示众”啊！

“那就示吧！”一曼的眉眼和嘴角轻微地带有嘲讽意味地动了一下。她清楚自己的生命之路已经异常短暂了。为了革命事业，她曾在战场上负伤，曾经在敌人的法庭上受刑，战场上、法庭上，她都流过血；而把自己最后的血洒在自己最后战斗的地方，对于革命者，这是很欣慰的事情。

一曼挣扎着，要从马车上跳下来。生命最后的路她要自己一步一步走，不要坐车，不要人扶。生命的终点就在不远的前面。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英雄保尔·柯察金曾有过这样关于人生的警句。

此刻，赵一曼迅疾地回首往事，还差一个多月就过31周岁的生日了。在她的脑海里，极为浓缩地闪过了自己31年漫长而短暂的生命之路……

第二章 倔强的童年

童年，童年，已经十分遥远，但又象近在眼前。人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有的甜蜜，有的酸苦。赵一曼的童年是任性的、充满浪漫的幻想色彩的。

距四川省宜宾县县城120里的深山沟里，有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叫做中白杨嘴村。这个小村庄只有三户人家。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就出生在这个小村子的一个姓李的家中。

李家是一户封建地主，每年收租约70担。赵一曼的父亲李鸿绪，自学中医，走乡串户，行医看病。母亲蓝明福，性情慈柔，善于操持家务，她共生6个女孩，两个男孩。赵一曼排行老七，下面还有一个小弟弟，为老八。几个姐姐都出嫁了，大哥也独门立户成了家，只有一曼和她的弟弟留在父母身边。

赵一曼乳名叫淑端，学名叫李坤泰，号为淑宁。后来参加共青团叫一超。“赵一曼”这个名字，是她在东北从事抗日活动时才开始用的。

一曼从小聪明伶俐，长得很俊，红扑扑的小脸蛋儿上有两个小酒窝儿，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十分招人喜爱。来她家串门的亲戚朋友，都说她爸妈有福气；她妈妈也很愿意抱着她、领着她，到各家去走走。

因为是家里的老丫头，又是家里的一个“门面”，一曼小

时候从父母那里，得到了比哥哥姐姐，甚至比小弟弟更多的疼爱和宠护。

家里来个客人，端茶倒水、递烟点火都是她的事，她认为这是她的专利，别人要插手，她就哭啊闹啊在地上打滚，不管客人笑话不笑话，也不管爸爸妈妈丢不丢面子。客人给的礼物，都要由她来分配，她并不把最好的礼物留给自己，但她觉得只有由她来分配才合适，别人要插手，她就把礼物乱扔一气。

小时候，一曼很淘气，刚会说话、刚会走路就淘，淘得像个男孩子，在附近是淘出了名的。大人常在家里听到门外有别的孩子前来告状：“你家端女儿又跟人家打架了呀！”叫她“端女儿”是因为她的乳名叫“淑端”。大人一问情由，才知道一曼多是因为打抱不平才惹来的麻烦。

8岁那一年，一曼进了私塾。乡里人把这种私塾叫做“鸡婆学堂”，一个先生率领十来个学生，仿佛是一只老母鸡带着十几个小鸡崽儿。

一曼生性喜爱大自然，她觉得田野才是她的大课堂。她好动、好玩。入私塾前的日子，对于她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逮蜻蜓蝴蝶，捉春蚕，抓小虫子，摘个花儿弄个草叶儿什么的，都有无限的乐趣。她常常玩到天黑，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家里人见她还没回家，便分头出去找，而她却完全忘记了饥饿，觉得还没玩够呢！

她把这种玩兴带到了古板的私塾课堂上。先生常常抽查，翻学生的抽屉，一曼总是被先生用木尺打手板，因为在她的抽屉里，不是翻出一盒吃桑叶的春蚕，便是从盒子里倒出几只色彩斑斓的蝴蝶，蝴蝶满屋子飞，逗引得同学欢呼喊叫，先生气得脸色都变了，不惩罚她才怪呢！

一曼比别的孩子聪明，她不象别的孩子那样用笨功，整天地背死书。她确实贪玩，可是该背的课文她从不含糊，如《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她比别人背得“溜”。有一次自习，她趁先生一时不在屋便偷偷跑了出去，独自一人在外面忘情地玩了起来。先生回屋一看，一曼的座位是空的；再一看，她正在外面草丛里捉什么小生物呢。先生厉声把她喊了回来，想采取打手板之外新的惩罚方式，抓住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她，让她懂得：要想学习好，必须下功夫。

“李淑宁，你把我三天来讲的几课书给我背一遍！”

先生想当着同学的面难为她一下。

一曼以为这回又捅了漏子，还不知怎么被处罚呢！一听是叫她背课文，怦怦跳的心立即平静了下来，她正争取有这样表现的机会呢。她不慌不忙，一课接一课，把几天来学的课文稳稳当当地背诵了一遍，竟然连一个字也没有错。

先生惊奇了，他捋着花白的胡须，透过老花镜，用眼睛觑觑地瞄她。

同学们惊奇了：这么难的课文，我们点灯熬油地背，还没背全呢，这李淑宁那么贪玩，却一字不拉地全背下来了，神啦！

先生问她：

“你一点也不用功，怎么背得这样好？”

“啊！您问这个嘛……”一曼的紧张感完全打消了，她高兴地回答：

“那是因为您讲书的时候，我特别用心地听，别人念的时候，我自己在心里默念，所以我用不着专门花功夫死记硬背，也就学会了。”

先生把书里的字单独拿出来，一曼就认不全了，有许多字

她不敢认，读不出声来，羞得她本来就红扑扑的小脸蛋儿这下子更红了。认不出这些字，急得她脑门上沁出了一层小小的汗珠儿。

先生终于找到了她的毛病，这也确是她的不足。先生劝她以后要多用心，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记，认真地念，不要耍小聪明。

和一曼在一个私塾课堂上就学的，还有她的侄儿侄女。侄儿侄女都比一曼年岁大。一曼可比他们志气高。有一次，一曼对他们说：

“我一定要读书，由小学到中学，由中学到大学！”

侄儿李绍基说：

“么姑，连这么个小村子你都出不去，还读大学哩！”

一曼望着远天上飘动着的云朵，说：

“我将来不但在中国读，还要游洋呢！”

侄儿侄女嘲笑地呼喊起来：

“么姑要游洋了！我们的么姑要游洋了！”

有的侄儿讽刺她说：

“么姑只有从中白杨游到上白杨，从上白杨游到下白杨，恐怕连这个‘游杨’都游不成哩！”原来一曼生在中白杨嘴，邻近的村子还有上白杨嘴和下白杨嘴，相隔不远。

从此，侄儿们一见到她就取笑地喊：

“游洋生来啦！游洋生来啦！”

“游洋”的话，成了侄儿侄女们取笑她的把柄，但是这两个字却真实地反映了赵一曼童年时代远大的志向、倔强的性格和勤奋好学的决心。

一曼小时候最爱听别人讲故事，什么《十三妹》、《岳飞》之类，特别是大人讲的《穆桂英挂帅》、《梁红玉击鼓退

金兵》那些巾幗英雄精忠报国的故事，常常让她听得入神。有时大人讲完了，她仍一劲儿地问：“还有呢？”“还有呢？”

那个年代兵灾匪祸多，老百姓想过安稳的日子很难。这年夏天，城里起了兵变，那些乱兵象害虫似地也扑到乡下来，他们到处抢劫，到处祸害人。一曼家在农村是属于有钱的人家，因此就更怕抢，她爸爸不得不带着一家人逃到五宝镇外婆家。

这时候，大姐夫也带着大姐从画象嘴逃到外婆家来，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并且在一个锅里吃饭。

大姐夫叫郑佑之。对这个人，家里家外都有争议。他真是怪人，怪在哪儿呢？别的男子读了书要去做官，他却不肯，他要去当兵；别的男子嗜酒、赌博、抽大烟、逛窑子，他一样也不沾染；别的男子成婚后，都把婆娘看得紧紧的，大门不得出，二门不得迈；他却相反，和大姐结婚不久，就送大姐到学堂里去读书；别的男子常常打婆娘，并以此炫耀自己有本事，他和大姐在一起却总是有说有笑，双方好像互为宾客。

一曼顶喜欢大姐夫，顶佩服大姐夫，她不许任何人说大姐夫的坏话。

大姐夫也给她讲故事，讲的都是些新鲜的故事，给她讲鸦片战争，讲辛亥革命，讲日本，讲俄国，讲地球上几大洲几大洋。还送给她许多好看的画片，其中有一张画着一片大海，海上有一只大船，大船上有粗粗的烟囱，烟囱冒着黑烟……这张画片叫一曼喜欢得不得了，一有空闲时候就拿出来瞧两眼，还照着画片把那海浪，那大船，画到自己的本子上。一曼把这张画片当成了宝贝，谁要也不给，谁借也不借，谁要看，得当她的面看，她怕别人把画片损坏了，弄脏了。这张小小的画片，寄托了她美好的憧憬：什么时候我能坐上这样的大船，能去航海，该多好！那可是真的“游洋”啦！

有了大姐夫，一曼又可以读书了，还有她的么弟，还有村上几个孩子。这回课本不再是《三字经》什么的了，有国文，有算学，是大姐夫从城里捎来的。大姐夫来当他们的老师，这老师又亲切，又和气，不打手板，课堂上不必提心吊胆了。

一曼照样贪玩，照样把一些可爱的小生物带到课堂里来。

有一天，大姐夫发现了她的蝴蝶。她心里甭提多紧张了，她猜不出大姐夫会怎样训她。

“你知道吗？这蝴蝶是毛毛虫变的，它飞来飞去采集花粉，让花儿结出果实。”大姐夫笑着对一曼说。说完，用手指轻轻夹起蝴蝶，走到窗子边，把它放飞了。

还有一次，大姐夫发现了她的蚕儿，用手掌心托着那蚕儿，问她：“你知道这蚕儿吃了桑叶干什么吗？”

“吐丝！”一曼为自己能准确回答老师的提问而兴奋。

“对！”大姐夫肯定了她的回答之后，接下去说：“这蚕儿很简单，它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用来给人间吐丝，丝吐完了，吐尽了，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这样的生命是何等的有意义啊！”

一曼为老师这个新奇的见解激动起来，激动得她一时说不出话。她把老师的话默默地记在心上了，这话不需要她背诵，却比背诵过的印象还深刻。

在外婆家，每天晚上外婆都要点桐油灯，把灯放到方桌上，供一曼和她么弟写字，作习题，同时供老师判作业用；无作业可判的时候，老师自己便在方桌的一角读书读报，或给外埠的朋友写信。

门外面不时传来邻居孩子捉迷藏疯玩的嘻笑声、喊叫声，这对一曼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她非常想跑出去参加到小伙伴们们的队伍里去，这种心思一起，她做功课就不够专心了。

“蚊子！蚊子！”说着，一曼两只小手用力地拍了一下。

“真奇怪，怎么蚊子光咬你呢？”大姐夫知道她又走神了，提醒了她一句。

“怎么没有！你看你看，我手上还有血呢！”一曼在一边不服气地辩解着。

“好啦好啦！”大姐夫的语气和缓下来，他劝一曼专心做功课，别光想蚊子的事。实际上，大姐夫知道门外边孩子们玩耍的声音对一曼是一种怎样的诱惑。按照孩子的天性，是该让她丢下课本去玩的；可是要培养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一个象点样的人才，不学好功课，不从小打好基础，怎么行呢？

一曼还想说什么，一看大姐夫又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他手拿的一本什么杂志上了，便也埋下头去做自己该做的习题了。

有一次，头天晚上一曼趁大姐夫去给大姐熬中药不在教室，悄悄和么弟在外边玩到大半夜，竟忘记了做习题。第二天早晨到了课堂上，忽然想起来，匆匆忙忙地补上了，结果算错了好几道题，老师判作业时给打了几个红叉。

望着这几个红叉，一曼心里好难过，眼睛都快要溢出泪水了。她把那几道题反来复去做了无数遍，老师全给打了对号，她仍不肯休息，又把前些天的习题拿出来，一道接一道往下做，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她还在做；家里人要把桐油灯吹灭她也不让。她不是跟老师赌气，她是感到以前自己太不争气了。她的倔劲上来了，这是一股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干好的倔劲，是一股不干好决不罢休的倔劲。